

2025·10·19 星期日

新闻热线 15004520099

## 李想和他的“爱心小屋”

(上接03版)

实践:  
从举牌被疑到“零的突破”

2024年的春天,当第一缕暖风吹过松花江面时,李想开始将建“爱心小屋”的想法付诸实践。

“初期非常艰难。”李想坦言,“我租下了这个离医院不远的小房子。”资金全靠他的工资和积蓄,物资也没有那么齐全,“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”李想环顾如今温馨的小屋感慨道,“但当时觉得至少能住人了,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。”

更大的挑战来自信任的建立。“很多人不信任,把我当成骗子。”李想回忆起第一次举着牌子在医院附近宣传时的情景,“当我面对路人怀疑的目光时,心里很不好受,有种一腔热血被冷水浇了的感觉。”

一次受挫的经历,令李想至今记忆犹新。“一位家属仔细看了牌子很久,然后抬头用非常不信任的眼神看着我说,‘免费的?哪有这么好的事?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?骗人的吧?’然后当着我的面,两个人小声窃窃私语,还指指点点。”那一刻,李想感到的不是愤怒,而是深深的无力感和委屈,“我开始怀疑,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。”

转机出现在第一位求助者的到来。那是一对从农村来的老夫妻,带着患病的孙子来哈尔滨治病,“他们在小屋门口徘徊了很久,不敢进来。”李想回忆道,“我主动请他们进来坐坐,喝口水,带他们看了每一个房间,坦诚地告诉他们我的初衷和故事。”

李想没有说太多煽情的话,最后只是诚恳地说:“大爷大妈,你们可以待一会儿,觉得我是坏人马上就走,我一分钱不要。觉得这里还行,就把这当个落脚的地方。”老人们的戒心在实实在在的床铺和厨房面前,在李想坦诚的讲述中,慢慢放下了,他们最终住了下来。

“那就是零的突破。”李想的眼中闪着光,“当有人愿意相信你,接受你的帮助时,那种喜悦无法形容的。”

如今,小屋的运营已经逐步走上正轨。“现在小屋基本是我和一些志愿者以及好心网友在共同支撑。”李想说,“日常工作就是接待入住、登记信息、维护卫生和安全。”

“开销主要来自几个方面,一是我自己坚持拿出一部分工资收入;二是一些了解我们故事的粉丝和网友的自发捐助,几块、几十块都有;三是一些本地商家会不定期地捐贈米、面、油等基础物资。”李想特别强调:“我们尽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,所有收支都公示在墙上,确保小屋能持续运转下去。”

## 温暖:小屋里的悲欢与生命的韧性

在这个40平方米的小屋里,每天都上演着人生的悲欢离合,也见证着生命的顽强与韧性。

李想说起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女孩,“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尿毒症小女孩,特别瘦弱,但眼睛特别亮,总是对着我笑。”女孩的妈妈每天以泪洗面,担心着女儿的病情和昂贵的治疗费用。

在小住了一个多月后,女孩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。出院那天,她偷偷在李想手心里塞了一张画。“画上是一个小房子,冒着炊烟,下面写着‘李想叔叔的家’。”

患者心声:  
“这里让我们相信美好”

在凤姐最无助的时候,是李想的“爱心小屋”给了她希望。凤姐回忆道,“当时奶奶刚确诊,需要立刻治疗。我们从外地赶来,人生地不熟,最大的问题就是住宿。带来的钱恨不得一分掰成两分花,都要用在治疗上。”

第一次按照地址找过去时,凤姐心里直打鼓,当她看到李想接待她时的真诚态度,和那个虽然简陋但干干净净、透着烟火气的房子时,心一下子安定了不少。

“他只是简单地说,‘来了就好,先安顿下来,别的慢慢说。’凤姐说,‘那种被无条件接纳的感觉,让我瞬间红了眼眶,最终决定留下来了。’

在“爱心小屋”的生活,让凤姐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,“一天的生活是从厨房里飘出的香味开始的,大家会轮流做早饭,或者一起吃李想准备的简单餐食。白天家属们各自陪亲人去医院治疗、拿药,奔波在路上。晚上回到小屋,是最热闹也是最温暖的时候。”

“我们会一起做饭,聊聊一天的情况,互相打气。”凤姐说,这个“家”给大家的支持,远远不止是省下了住宿费,“它更是一种‘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’的精神力量,是李想一句‘今天检查结果怎么样?’的关切,是病患家属们一句‘加油,会好起来的’鼓励。”

凤姐特别提到了李想的细心和体贴:“他话不多,但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,他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最让我感动的是,他每次来都会带来小惊喜,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,感觉他不是什么管理者,他就是我们的家人。”

对比入住前后的心态变化,凤姐深有感触:“入住前我的心态是绝望、焦虑和孤独的。之后,虽然治疗的压力依然在,但心里有了底,有了温暖,让我重新燃起了斗志。”凤姐动情地说,“这份心态的转变,对于治疗来说,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。”

## 展望:火炬的传递与未来

“爱心从不是独自闪耀的光,而是你传我,我传他的火炬。”李想用这句话来形容“爱心小屋”的核心理念。他自己就是被那束光照亮的人,现在,他也想成为持火炬的人。

最让李想欣慰的是,他已经看到了爱心传递的迹象。“曾经在这里住过、情况好转的家庭,会寄来一些家乡的土特产;有的家属在亲人康复后,会回来做一天志愿者,帮忙修理东西;还有的年轻人被故事感动,利用周末时间来帮忙打扫。”李想说,“这就是火炬传递的开始,它让爱流动了起来。”这股爱的暖流,正以“李想爱帮,献爱龙江”的朴实信念,在冰城静静地蔓延开来。

对于未来,李想有着清晰的规划,“我希望把它做得更规范、更可持续。”他的梦想是能有一个更稳定,空间更大的场地,在其他医院周边也开设“爱心小屋”,形成一个互助网络。

“我希望它不只是一个提供吃饭住宿的地方,更能成为一个传递希望、汇聚善意的平台。”李想的眼中闪烁着憧憬的光芒。

谈到公益理念,李想有自己的理解:“善良是一种选择,也是一种力量。公益不在于捐多少钱,而在于你付出了多少真心。不要担心力量微小,一轮明月也能照亮一片夜空。”

说到这里,李想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”

当然,这里也有令人心碎的故事。“有的家庭最后还是没能留住亲人。”李想的神情黯淡下来,“他们离开时,会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,但那眼神里的感激和告别,让我感受到生命沉重的分量。”

有一个词叫“助人者自助”,李想对此深有体会。“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,我自己也获得了力量和慰藉。”他说,“我仿佛也在治愈当年那个无助的自己。每当看到他们因为这个小屋而眉头舒展,看到他们重新燃起希望,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充满了价值和力量。我觉得,我不是在单向地付出,而是在进行一场温暖的交换。”

在这些短暂的相处中,李想说,他看到了绝境中迸发的人性光辉——坚韧、乐观、相互扶持。“家属们倾尽所有,无怨无悔;患者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,却依然努力地

2025·10·19 星期日 新闻热线 18604505999

“你是满意呢还是非常满意呢?”

如此校园餐“满意问卷”  
是公然“造假教育”

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

“你是满意呢还是满意呢还是非常满意呢?”没想到,郭德纲这种用于调侃的段子语式,竟然会出现在现实中的校园问卷之中,成为老师强制学生填涂的“标准答案”,这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,甚至感到忧虑和气愤。

最近有网友爆料,辽宁鞍山铁西区实验学校给学生下发“校园餐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”,满意度程度有“非常满意、满意、一般、不满意”四个选项。但是,家长发的视频中,孩子正在拿着橡皮擦问卷,把一般和不满意两个选项中打对勾的地方全都擦掉了。家长看到后便问孩子“为什么要擦?”孩子称“老师称只能填满意或非常满意,有个同学填的不满意,老师说你别吃了!”

尤其是对填了“不满意”的学生说出“你别吃了”的老师,更是让人心寒齿冷。都说师者父母心,可

该是学生感受和意见的真实表达,而只有听取学生的真实声音,才会发现问题,让校园餐质量有真正改进的空间和可能。如果只想听听的话,只想听自己愿意听的话,那你们还不如直接开个“校园餐自我表扬大会”,找两个学生——不,还是别找学生了,丢不起这个人,就校长和老师亲自上阵,来段快板:“竹板这么一打啊,别的咱不夸,夸一夸咱这校园餐呐……”我估计但凡有些良知,自己也夸不下去了,因为对校园餐质量真的有自信的话,就不会害怕学生的真实评价。

只能填“满意”和“非常满意”,这样的调查还有什么意义?不过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的秀罢了,而且甚至没有“求求你,表扬我”的卑微,只剩下“命令你,表扬我”的霸道。这样的问卷,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其真正反映问题,只会成为掩盖问题的“遮羞布”罢了。

当学校主动关上倾听真实声音的大门,又怎能指望它会有改进服务的诚意与动力?最终,受损的不仅是学生的肠胃和健康,更是他们对学校权威和程序正义最基本的信任。这样的学校和老师,又如何配得学生的尊重?

尤其是对填了“不满意”的学生说出“你别吃了”的老师,更是让人心寒齿冷。都说师者父母心,可

明,这样的老师只在意自己的“权威”和任务的完成,根本没有把学生的权利、感受和健康真正放在心上,所以才会如此简单粗暴地对待学生的诉求。我很想知道,对于自己的孩子,他们也会这样对待吗?

知名评论人西坡之前在谈论校园餐问题时,就曾经表示:“孩子的感受遭到了系统性的剥夺。孩子不能用自己的身体直接感受,不能用自己的嘴巴直接说。”“孩子吃口东西,不该这么难。孩子说一句饭菜难吃,更不该这么难。”如今这所学校的做法,岂不正是突破口上所说的“系统性剥夺”的鲜活例证。

更重要的是,这是在公然进行“造假教育”,在学生成长最关键的时期,对其实现的严重误导和污染。为人师表,这传的是什么道?她虽然说的是为人父母之道,但又何尝不是为师之道?当这些被学校强令只能填答“满意”和“非常满意”的孩子长大后,又会成为怎样的人?对于当初的师长,又该谈爱与尊重?

为何社会上的形式主义、欺上瞒下之风难以根除?其土壤,或许正是在这样一次次“橡皮擦教育”中被默默培育起来的。今天,他们被要求擦掉问卷上的“不满意”;明天,他们或许就会习惯于擦掉数据中的“不达标”、报告里的“负面信息”。所以,这橡皮擦擦掉的不仅是教育的底线,更是做人的良知,如此恶劣的“言传身教”,只会流毒无穷,害人不浅。

当学校用强制“满意”的橡皮擦,无情地抹去学生真实的反馈与诉求时,同时擦掉的是学生对师长、制度的信任,对真诚、真实的信念。最终收获的,恐怕将是学生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差评,和社

会对其教育方式的“不满意问卷”。

## AI代写论文黑工厂 何以“生意兴隆”

胡欣红

据央视财经报道,市面上有部分企业公开招聘所谓“撰稿”人员,实则是为有需求的群体有偿AI代写论文。据记者调查,只要熟练使用AI工具和资料库,同一写手即可完成从“法学”“学前教育”到“计算机应用与技术”等多门无关学科的论文,专业跨度惊人。

论文代写买卖早已有之,有了AI的“加持”,更是如有神助。AI代写黑产的核心病灶,在于技术滥用与监管滞后后的双重困境。

从技术层面看,大模型生成工具降低了造假门槛。所谓的“组稿+AI”模式实际就是“外行+剽窃”,员工只需将数据填入模板并简单润色即可成文,有的甚至

一天能写30篇论文。这些“量产”论文看似有模有样格式规整,实则是拼接文献、套用公式的“学术八股”。

监管的滞后则让黑产有机可乘。代写机构深谙平台规则漏洞,在电商平台屏蔽“论文代写”关键词后,转而用“论文指导”“文案代写”之类的暗语引流;招聘平台则对“高薪跨学科写手”的异常需求缺乏预警,放任黑工厂以“文字编辑”之名招揽从业者。

那些本该由思考与研究诞生的文字,如今被AI算法和模板套件承包。特此声明:论文代写买卖早已有之,有了AI的“加持”,更是如有神助。AI代写黑产的核心病灶,在于技术滥用与监管滞后后的双重困境。

从技术层面看,大模型生成工具降低了造假门槛。所谓的“组稿+AI”模式实际就是“外行+剽窃”,员工只需将数据填入模板并简单润色即可成文,有的甚至

已明确规定,将对存在代写、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个人,作出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罚。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也可适用于组织代写牟利的机构,让黑产从业者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。

平台问责是阻断黑产传播的“关卡”。一方面,平台需升级算法监测,对“论文指导”“降重服务”等疑似关键词进行精准识别,对高频率跨学科接单、低价批量接单的账号进行预警;另一方面,要建立跨平台数据共享机制,打通电商、社交、学术期刊的数据库,让“中介引路——写手接单——期刊代发”的产业链无所遁形。2018年,科技部曾开展过一次“清网行动”,一度让“论文买卖”等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减少比例超过95%,证明了平台监管的

有效性。学术评价改革则是根除乱象的“治本之策”。AI代写黑产的野蛮生长,根源在于“唯论文”评价体系催生的畸形需求。要改变这一现状,需打破“以利评文”的单一标准:高校可增加实践成果、实验记录、文献批注等过程性评价权重;科研机构应摒弃“唯SCI论”,关注论文的原创价值与应用价值,让“写论文”回归“做研究”的本质。

论文可以量产,但思想无法复制。唯有以法律划红线、以平台筑屏障、以评价树导向,才能让AI回归科研助手的本位,让学术研究重拾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严谨与敬畏,还学术界一片清朗空间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